
乡村文化振兴中新乡贤的培育及其整合

——以金华地区为例

肖林炜¹

(金华广播电视大学, 浙江 金华 321000)

【摘要】: 乡村文化振兴是助推乡村各项事业振兴的重要前提, 新乡贤已逐渐成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主力军力量, 有别于传统乡贤的来源构成, 工业文明和城市化进程中的新时期乡贤类型更加多样, 如何正确制定乡贤标准, 培育和吸纳新乡贤群体, 积极发挥其功能与作用,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今天, 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 乡村文化振兴 新乡贤 培育 整合

【中图分类号】 G249.2 **【文献标识码】** A

1 研究缘起

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文化将以何种形式展现, 乡村文化又以何种方式挖掘内源动力推动其传承与发展, 已成为当前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实现“以文兴乡”助推乡村各项事业振兴的最突出问题。

伴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带来的多元文化和价值观不断侵袭传统乡村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基于农耕文明中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关系而形成的乡村文化, 逐渐被基于现代工业文明中人与物之间相互依赖关系的社会文化所取代, 而新的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乡村文化与发展需要的中坚力量若无法有效生产, 将严重制约乡村文化振兴的进程。

于是, 值得追问的命题产生: 其一, 乡贤作为中国传统乡村文化的重要中坚力量能够实现与现代乡村文化的兼容并继续发挥其作用, 如果不能, 应以何种方式再造适应时代发展的现代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和整合力量。其二, 当国家从战略层面为实施乡村文化振兴提供强大的外源动力时, 内源动力何以产生, 内源动力何以与外源动力相互促进。鉴于此, 培育乡村文化振兴的中坚力量, 挖掘、激活和整合内源动力实现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刻不容缓的实践命题与理论探讨。

20 世纪以来, 随着外来文化的冲击与传统乡村文化的颓废, 社会各界纷纷从多维度视角展开对乡村文化建设主体力量的研究, 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对传统乡绅在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建设方面的主体性作用研究。如杜赞奇(2020)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一书中提出的“权力的文化网络”, 认为正是因为乡土精英遭受“污名化”之后被迫“离场”导致了传统乡村文化网络结构被破坏, 费孝通(2013)基于社会学视野分析传统乡绅在乡村文化建设和乡村文化治理中的职责、地位和流动, 提出乡村文化的最显著特征就是“土地依赖性”。梁漱溟(2005)则强调以培育和重塑乡村文化治理主体达到重建乡村, 提出“以文兴乡”, 但受限于时代背景, 该主张在实践中并无明显成效。第二阶段是基于管理学、政治

¹**作者简介:** 肖林炜(1984-), 男, 浙江金华市人, 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为政府经济管理、区域经济学等。

基金项目: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312 人才培养工程”立项项目(浙电大办[2019]40 号);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312 人才培养工程”培养项目研究成果

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角度对乡村文化治理中“新乡贤”功能的阐释与界定。如鲁可荣（2014）认为要以乡村教育为载体才能传承乡村文化，另有黄海提出以新乡贤文化推进乡村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上述理论研究成果启示我们更好了解乡村文化振兴主体力量及其作用，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处于高度市场化的乡村如何再造和激活乡村文化振兴主体力量与功能，如何实现乡村文化振兴中新乡贤的生成培育与功能整合机制，相关研究较少。本文以浙江省金华地区为例，选举金华市义乌市城西街道何斯路村乡贤会、金华金东区孝顺镇乡贤会考察在乡村文化振兴中新乡贤的生成培育、功能发挥、资源整合，根源于此。

2 乡村文化振兴中新乡贤的培育

作为民间权威的新乡贤，其身份获得是需要获得一系列制度、权威、文化和社会支持才能发掘和发展的，新乡贤功能激活与发挥要以吸纳为实现前提。

2.1 制定标准推选乡贤

地方政府应从当前乡土社会结构离散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多元化的实际情况出发对乡贤进行界定并制定相应的标准。根据调研结果，各地将乡贤定义为在本地德才兼备、有一定社会威望和声誉的社会贤达，包括本地乡贤、外出乡贤和外地流入乡贤三大类。其中，村级乡贤会的乡贤标准有：第一，在本村担任党政职务且积极热心服务村集体的领导干部；第二，担任区人大、区政协的代表；第三，热衷公益事业的企业家；第四，受本地人民群众认可的有声望的老同志及标兵模范。乡镇级乡贤会的乡贤标准除具备以上要求外，还要求必须是正科级及以上职务的党政领导干部、企业年销售额达到 1 亿元以上的企业家。乡贤推选采用自荐和推荐相结合的形式产生，村两委经乡贤候选人同意后，由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并报乡镇政府审核备案。

2.2 多措并举，发掘与联谊乡贤

城市化和工业化促使传统乡土人文社会结构不断解体，导致绝大多数乡贤离开故土而分散于不同地域，因此，地方政府应予以构建一个支点并以常态化联谊机制发掘和联谊乡贤。第一，加强信息资源库建设。如金东区建立高层次乡贤人才库（正科级以上党政军群法机关工作人员 201 人，从事文化、教育、医疗等行业专家学者 112 人，在外经商办企业人员 129 人，各类企业高管 238 人，海外知名人士 14 人，其他人员 32 人），金东区以该库为基础建设高层次乡贤人才管理系统，实施动态更新、科学管理。第二，利用重大节假日邀请乡贤回乡参加乡贤联谊活动。第三，通过各种形式联络走访乡贤柚子。通过联络走访传递温暖、凝聚乡情，让乡贤们了解家乡的发展变化，在潜移默化中凝聚人心，有效激发乡贤回乡参与建设的热情以及为家乡发展献智献策，切实打通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有效衔接。

2.3 弘扬乡贤文化、强化身份认同

准确界定和认同乡贤身份是弘扬乡贤文化和发挥乡贤功能的前提。当代社会下乡贤已与乡土社会形成了弱关联的关系，若以情感依赖和自身觉悟来构建新乡贤的乡土情怀、使命感、归属感和责任感是很难以维持的，因此需要以弘扬乡贤文化的方式来强化他人和自身对乡贤身份的认同，积极营造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社会氛围，才能真正发挥新乡贤的功能与作用。如义乌市何斯路村，开辟乡贤文化长廊，将各类乡贤的优秀事迹写入村志和村谱之中，大力宣扬乡贤文化等。

3 乡村文化振兴视域下新乡贤的功能整合

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此后，新乡贤的培育及整合不断受到各级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各类乡贤组织不断涌现，各类文化乡贤积极为乡村

公共文化建设，传承中华优秀乡村文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作出应有贡献。

3.1 传承乡土文化情怀

宗祠文化是中国传统乡土文化的根基，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西周实行礼法制开始，中国传统社会逐步形成了以皇权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官僚体系，以及以宗法制为主导的自下而上的乡村自治体系的政治“双轨”体制。回溯封建时代，以宗法制为代表的宗族对维护王朝的统治秩序和国家治理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回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宗族在维护王朝统治与社会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工业文明的出现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传统乡土社会结构开始瓦解，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感情并未因为人们离开乡土而消散，反而深深的扎根于飘散于四方的农民心底。义乌市城西街道何斯路村 HJ 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从农村到城市经商成功人物中的代表，事业成功的他在内心深处依然存在着浓厚的乡土情怀，始终不忘自己的何氏宗族一员的身份，在传承和发展乡土文化、奉献乡里的道路上始终发挥自己作为回归型乡贤的作用。

3.2 参与乡村公共文化建设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也不断促使农村的“空心化”，尽管很多地方制定和出台优惠政策鼓励青年返乡创业，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乡村振兴所需要的人才匮乏，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制度上鼓励那些具备现代文明磨砺的有能力反哺乡村的能人返乡，我们将这类能人统称为“新乡贤”，与传统乡村中由致仕官员、有功名在身的读书人、三老、宗族长老等构成的“乡贤”不同，新乡贤主要由经商成功的人士、道德模范、退休教师及官员、具有一定社会威望和影响力的外来人等。金华市金东区孝顺镇乡贤以投身乡村公共建设的途径积极参与乡村文化振兴。孝顺镇深挖以“孝德”为核心的传统文化，高度重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和居民的道德建设，公共文化活动及其组织极其丰富，如老年大学、老年协会等，基本上由在乡乡贤组织和领导。

3.3 助推乡村文化的产业化发展

在文化产业发展道路上，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与城市文化产业发展是有很大的不同，其最大特征在于鲜明的地域性。由于历史传承、文化底蕴和自然资源等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性，不同村落的文化产业发展上能依赖的条件也是不同的。在发展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乡村文化产业道路上，新乡贤可以从乡村的实际出发，利用地方优势自然资源发展特色农业、休闲观光、文化创意等产业。何斯路村紧邻陈望道故居，在当地乡贤的带领下，积极挖掘特色文化元素、深刻开发地方文化产业，走以文化促进经济建设道路，如以陈望道“信仰的味道是甜的”故事为主题开发粽子产业，此外，充分利用山地优势开发薰衣草主题文化旅游观光产业，利用传统酿酒优势打造酒文化。

参考文献:

[1]张鸿雁.“文化治理模式”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构建全面深化改革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为”[J]. 社会科学, 2015(03).

[2]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3]费孝通. 乡土中国[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4]王先明.“新乡贤”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建构[N]. 光明日报, 2014-08-20.

[5]刘伟,等. 乡贤回乡重构传统乡村文化[N]. 光明日报, 2014-07-02.

[6]杜赞奇.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0.